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 著
苏普里娅·穆赫吉 参著
杨豫 译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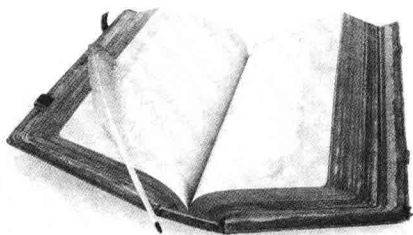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 著
苏普里娅·穆赫吉 参著
杨豫 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07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翻译版/(美)伊格尔斯,王晴佳著;杨
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2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16203-3

I. 全… II. ①伊…②王…③杨… III. 史学史-世界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2886号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8

This translation of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
PHY,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书 名: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

著作责任者:[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王晴佳 著

苏普里娅·穆赫吉 参著 杨豫 译

责任编辑:陈 甜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03-3/K·065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30.75印张 427千字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言和致谢

X

几年前,朗曼出版社邀请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撰写一部现代史学史著作。当时,双方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该书主要论述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史学。然而,当伊格尔斯着手写作这部史学史时,对这项工作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近年来已有一些史学史著作相继出版,有英文的,也有其他西方文字的,其中包括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的《现代史学导论》(*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1999)和伊格尔斯的《20世纪的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7),然而,其中没有一本著作考虑到了近两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彼此间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伊格尔斯开始认识到,需要写的是一本与原来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史学史著作,也就是说,要有全球视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历史研究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上。于是,他邀请王晴佳(Q. Edward Wang)一道合作。王晴佳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获得东亚和欧洲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博士学位。1984年,伊格尔斯应邀前往北京举行讲座时,王晴佳参加了那次讲座,与伊格尔斯就他的论文进行交流。伊格尔斯阅读过王晴佳的学位论文,该论文论述了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和写作的现代化,并考察了西方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相互影响。此后,王晴佳发表了许多用英文和中文写作的论文,其中包括他的著作《以史寻国:五四时期史学的特征》(*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2001),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学位论文中提出的思想。1999年,他们二人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西方、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历史思想的变化。会议收集的论文以《史学的转折



点:跨文化的视野》(*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2002)为名出版,从而为合作写作本书做了铺垫。2006年初,他们邀请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协助撰写本书的印度部分。穆赫吉曾在新德里大学师从著名的现代印度史和史学史学家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后来就读于布法罗校区,师从伊格尔斯,并获得现代欧洲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博士学位。她不仅撰写了本书有关现代印度的历史思想和社会思想部分,还对手稿的各个部分提出了重要建议。没有她的帮助,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

本书的三位作者非常感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和建议。2002年12月,当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得到了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的邀请,前往柏林参加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他们与来自东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讨论了这项计划。此后,他们又得到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墨西哥、中国、日本和韩国一些大学的邀请,借此机会向他们陈述了这项计划。此外,伊格尔斯还要向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History)表示特别的感谢,因为那里藏书特别丰富的史学图书馆为他提供了非常难得和优越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机会与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许多来自国外的访问学者进行讨论。这所多年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独特讲坛的研究所将要关闭,确实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曾向许多人征询过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包括圭多·阿巴蒂斯塔(Guido Abbatisa),希格鲁·阿基塔(Shigeru Akita),朱利亚·阿尔瑙托娃(Julia Arnautova),多里斯·巴克曼-梅迪克(Doris Bachmann-Medick),阿恩特·鲍尔坎帕(Arndt Bauerkämper),斯蒂芬·伯格(Stefan Berger),维尔纳·伯特霍尔德(Werner Berthold),格哈德·博茨(Gerhard Botz),科琳娜·布莱克(Corinne Blake),恩斯特·布雷萨奇(Ernst Breisach),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陈启能,优素福·M. 舒埃里(Youssef M. Choueiri),古斯塔夫·科尔尼(Gustavo Corni),阿尔伯特·克里默(Albert Cremer),娜塔莉·Z. 戴维斯(Natalie Z. Davis),



安德烈亚斯·道姆 (Andreas Daum), 罗赫尔·德斯·福雷斯 (Roger Des Forges), 杰拉尔德·迪森纳 (Gerald Diesener),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维拉·迪比纳 (Vera Dubina), 本杰明·A.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阿历克塞尔·费尔-舒尔茨 (Axel Fair-Schulz), 弗朗茨·L. 菲拉费 (Franz L. Fillafer), 埃克哈特·富克斯 (Eckhardt Fuchs), 杰拉尔德·格勒迈特 (Gerald Groemet), 弗兰克·哈德勒 (Frank Hadler), 黄俊杰, 姜芃, 万达纳·乔希 (Vandana Joshi), 斯特凡·约尔丹 (Stefan Jordan), 唐纳德·凯利 (Donald Kelley), 于尔根·科卡, 近藤和彦 (Kazuhiko Kondo), 彼得·克里特 (Peter Kriedte), 古伟瀛, 沃尔夫冈·屈特勒 (Wolfgang Küttler), 哈尔·兰富尔 (Hal Langfur), 林志弦 (Jiehyun Lim), 克里斯·洛伦兹 (Chris Lorenz), 伦纳托·马佐利尼 (Renato Mazzolini), 汉斯·梅迪克 (Hans Medick), 马赛厄斯·米德尔 (Matthias Middell), 阿奇姆·米塔格 (Achim Mittag), 三宅正树 (Misake Miyake), 斯科特·莫斯霍伊泽 (Scott Morschauer), 伍安祖 (On-Cho Ng), 冈本充弘 (Michihiro Okamoto), 扬·皮斯科尔斯基 (Jan Piskorski), 阿蒂拉·波克 (Attila Pók), 伊拉里亚·波尔恰尼 (Ilaria Porciani),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 (Dominic Sachsenmeier), 佐藤将之 (Masayuki Sato), 艾迪思·绍雷尔 (Edith Saurer), 汉斯·施莱尔 (Hans Schleier), 于尔根·施隆鲍姆 (Jürgen Schlumbohm), 恩斯特·舒林 (Ernst Schulin), 沈汉, 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 (Gabrielle Spiegel), 波·斯特拉思 (Bo Stråth), 杰雷米·特尔曼 (Jeremy Telman), 爱德华多·托尔塔罗洛 (Edoardo Tortarolo), 约翰·凡·德·赞德 (Johan van der Zande), 鲁道尔夫·维尔豪斯 (Rudolf Vierhaus), 阿德尔海德·冯·萨尔登 (Adelheid von Saldern), 鲁道尔夫·冯·塔登 (Rudolf von Thadden), 彼得·Th. 瓦尔瑟 (Peter Th. Walther), 格雷戈里·维特科夫斯基 (Gregory Witkowski), 丹尼尔·伍尔夫 (Daniel Woolf), 山之内靖 (Yasushi Yamanouchi), 亚森·扬 (Jason Young), 张芝联, 还要感谢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卡尔·西韦林 (Carl Sieverling) 帮助伊格尔斯解决了许多计算机的问题。



最后,伊格尔斯要向他的夫人威尔玛(Wilma)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不仅鼓励他完成这项计划,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和讨论手稿。王晴佳要向他的夫人倪(Ni)表示感谢,他在写作本书某些章节时利用假期前往亚洲数月之久,得到了她的理解和支持。苏普里娅要感谢她的丈夫皮纳基(Pinaki)阅读了她撰写的那部分文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王晴佳

苏普里娅·穆赫吉

2007年3月

目 录

前言和致谢/ I

导 论/1

第一章 世界各地的史学传统:18 世纪一览/19

一 我们从哪里开始? /19

跨文化比较/19

不同文化中的史学思想特征/20

二 西方/21

西方史学的特征/21

启蒙主义世界观的诞生/22

博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史学研究/24

启蒙主义史学/27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28

文人圈的出现/29

从普世史到欧洲中心论的进步观/30

小结/33

三 中东/33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穆斯林史学的起源/34

穆斯林史学的主要体裁/36

史学的官僚化和世俗化/37

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史学的衰落? /39



- 四 印度/40
 - 西方对印度历史意识的看法/40
 - 印度历史著述的形式/42
 - 社会和思想在近代的转型/44
- 五 东亚和东南亚/48
 - 占卜和历史学：“史”的起源/48
 - 儒家史学的形成/49
 - 史馆与王朝史/50
 - 王朝史的传播和影响/51
 - “实事求是”：考证学的兴起/53
- 第二章 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在 19 世纪西方、中东和印度的兴盛/71**
 - 一 革命时代的史学：1789—1848/71
 - 政治背景/71
 - 浪漫主义与史学/72
 - 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史学的影响/73
 - 职业化学术研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74
 - 自由主义对中世纪的重新解释/77
 - 殖民主义史观与史学/79
 - 自由主义史学的衰落/80
 - 进步论和危机论/81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83
 - 二 民族主义与穆斯林史学的转型/85
 - 穆斯林“发现”欧洲/85
 - 谁的法老？——（重新）写作埃及的历史/90
 - 民族认同与历史著述/94
 - 新旧交融：“百科全书派”与“新编年史学派”/98
 - 三 民族主义与印度史学的转型/101
 - 殖民主义初期的史学/101



新教育体制和近代历史意识的形成/104

宗教复兴主义与对辉煌过去的探寻/105

理性主义史学范式的出现/108

民族主义史学范式的出现/109

民族主义、教派社团主义和历史写作/112

世俗叙事史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113

第三章 19 世纪的学院派史学与历史研究的职业化：西方和东亚历史研究的转型/124

一 科学崇拜与民族国家的范式(1848—1890)/124

史学的政治背景/124

史学的社会背景/126

转向“科学的”历史学/126

二 儒家史学的危机与东亚近代史学的形成/141

西学东渐/141

文明与历史：一种新世界观/144

新旧交错/146

乔治·策尔菲、路德维希·里斯以及兰克学派在日本的影响/149

日本的“东方”与华夏文化圈的变化/152

第四章 两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历史写作：历史主义与近代史学的危机/164

一 历史研究与历史思想的转向(1890—1914)/164

政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164

对近代史学传统的挑战/165

近代文明的生存危机/179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史学(1918—1939)/18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学家/180

对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与为启蒙运动辩护/183

第五章 民族主义史学的普及：20 世纪中东和亚洲的历史研究/205

一 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和埃及化：中东的民族主义历史学/205



- 现代教育的兴起/205
- 在现代土耳其为土耳其而写作土耳其史/208
- 历史写作的埃及化/213
- 学院派史学与民族政治/219
- 二 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史学/221
 - 中国的“新史学”/221
 - 民族史学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张力/225
 - 修正兰克的模式:日本的民族史学/228
 - 神话与历史:寻找朝鲜民族的起源/232
 - 战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吸引力/236
- 三 现代印度的民族主义史学/239
 - “世纪末”的先声:浪漫民族主义/239
 - 宗教在民族主义史学中的作用/241
 - 民族即历史,历史即科学/244
 - 地方传奇故事与另类叙事史的兴起/246
 - 重新铸造的民族形象:尼赫鲁时代的融合/249
 - 独立后的印度史学:新与旧的交错发展/251
 - 走向社会科学的历史学/254
- 第六章 战后史学的新挑战:从社会史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264**
 - 一 冷战与世界新秩序的出现/264
 - 二 西方的各类社会史(1945—1968/1970)/265
 - 美国:从共识派到新左派/266
 - 法国:年鉴学派/271
 - 德国:从历史主义到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277
 - 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重新发展/281
 - 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286
 - 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到文化转向/286
 - 微观历史学、日常生活史和历史人类学/292



- 口述史和记忆史/295
- “历史工作坊”运动/295
- 女权主义妇女史和性别史/297
- 四 后殖民主义/298
 - 《底层研究》/302
 - 拉丁美洲:从依附论到底层研究/308
 - 现代史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兴起/314
- 五 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转向/319
- 第七章 20 世纪末亚洲和中东的历史学/339**
 -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涨落/339
 - 重新发明日本:二战以后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改革/339
 -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陆的主导地位/342
 -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欧洲中心论的挑战/346
 - 越南的学院派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349
 - 朝鲜民族史学的复兴/351
 - 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和日本史学的新变化/353
 -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356
 - 二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史学在冷战及以后的发展/359
 - 伊斯兰史学的全球化/359
 - 历史和史学的相互影响/361
 - 爱德华·萨义德与东方学批判/364
 -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366
 - 伊斯兰的复兴: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370
 - 历史与政治: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挑战/373
- 第八章 冷战后的史学,1990—2007:批判性的回顾/387**
 - 一 世界全球化/387
 - 二 历史研究的方向性变化/390
 - 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391



妇女史和性别史/394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联盟/399

对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新挑战/403

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历史/410

名词解释/426

推荐阅读书目/434

索引/453

导 论

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1]全球化的速度近几十年来不断加快,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西方,但是最近以来,也有一些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但是,全球化虽然带有高度的西方化,却决不意味着以同质化为其结果,每个地区都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对西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同质性,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异质性的不断增强。因此,全球化是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一方面它确实带来了经济组织和科技发展上的同质性,甚至导致了人们在生活方式上对西方模式的模仿;但另一方面,无论在表面上还是事实上,又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在顽强地抵制西方的影响。

历史研究虽然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但比较滞后。在本书中,我们将要考察历史思想和历史著述在这个更大的全球背景下发生的转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尤其是在 20 世纪,已有一批史学史的著作陆续面世。然而,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地集中论述西方或西方国家的史学,而且在讨论西方史学时,一般说来总是将它再细分为各国的传统,而没有对它们进行过比较。在 1989—1991 年发生巨变之后的 15 年时间里,常规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世界,而且把文化和社会方面包含了进来,其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然而,史学史的情况则不然,其中包括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出版的一些著作。^[2]相当多的专著仍以



各种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为对象,尤其是人类学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使用全球比较的方法全面讨论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只有一本书例外,那就是马库斯·沃尔克尔(Markus Völkel)用德文写的刚刚出版的一本简要概述。^[3]此外,更多史学史著作仍然以西方为取向,而且像过去的著作一样,仅仅限于使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文献,偶尔也使用意大利文的文献。^[4]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两项关于范围比较广泛的、国际性的、跨文化的史学史的写作计划。第一项计划是由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Woolf, 1958—)在《新观念史辞典》(*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4)的长篇条目“史学”中率先提出的。^[5]他写的这个条目替换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史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为《观念史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3)撰写的同名条目。^[6]巴特菲尔德在他写的条目中叙述了西方的史学传统,仅用了很小的篇幅简述中国的古代史学,还用了一个段落叙述中世纪晚期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ūn, 1332—1406)。与此相反,伍尔夫却从古至今地通盘考虑了世界各地的历史著作。他在这个条目中建议写作一部多卷本的牛津国际史学史。由研究各种历史文化的专家组成的一支庞大队伍正在从事这项工作,计划2010年出版。伍尔夫的这项计划的出发点是明确地否定以西方思想为中心的观念,坚持一切历史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而这种以西方思想为中心的写法是过去史学史写作的惯例。要从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世界各地的历史思想,有一个步骤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把收集到的信息集合起来。

第二项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写作。但是,我们的这本书的规模比牛津史学史小得多,所涉及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大,甚至还不如马库斯·沃尔克尔的著作,但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是比较性的,所讨论的时期是相互的影响不断增强的时期,因此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我们把本书的范围限定在18世纪末以来的时段内。我们的兴趣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传统在全球背景下的相互影响。尽管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



影响出现得更早一些,不同文化之间的历史学家那时依然只有个别的接触。在东亚,在北非的马格勒布(Maghreb)^①到东南亚的穆斯林世界,都有牢固的历史研究的传统,印度有古代的文字传统,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口述传统,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依然很少。不过,穆斯林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产生的早期影响不应忽视。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最先在印度确立了殖民统治,随后,在19世纪,英国在穆斯林各国和东南亚确立了殖民统治,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从此发生了转变。

但是,这种影响初看上去基本上是单向的,即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我们所描述的是西方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过程同样要用复数名词来表达——在每个地方都是因面临传统观念和制度抵制而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我们并不认为西方的思想模式是积极的或正常的,而是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去看待。在讨论西方的影响时,我们非常清楚,西方并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是一个高度的异质体,以政治和思想的差异为其显著特征,因此我们所说的西方影响是指各种影响而不是指一种影响。这项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探索西方的共同方面。同样,与西方发生互相影响的各种文化也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对西方各种影响的接受也是极其多样化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有过一个著名的做法,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等其他文明的比较来寻找西方的特征。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尽管韦伯并没有把这些特征当做真实的描述,而是把它们看做理想类型,只是一种诠释的手段,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征。当我们把西方和非西方的相互影响列为我们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并考虑到了其中的复杂性时,我们非常清楚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前面已经指出,我们之所以把18世纪末当做这项研究的起点,是因为各种历史思想的传统从那时起开始了互相影响。而在那以前,这些历史思想传统的存在如果说不是完全的相互隔绝,至少也是相对的隔绝。

^① 即地中海地区。——译者



在我们着手讨论之前,对于史学应当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的问题,需要做一些说明。20 世纪初以来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史学史著作仅限于研究历史的编纂,史学即历史编纂学。自从 19 世纪历史研究制度化以来,这类著作所论述的主要是职业历史学家。历史学和文学之间划出了一条相对明显的分界线。按照我们的理解,史学不仅是对过去的如实表述,而且是对过去的记忆。但是,记忆往往会出错。现代人对历史和历史研究之所以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与强大的民族主义的诞生有密切的联系,在西方如此,在 20 世纪的印度等一度遭受西方殖民统治或中国以及日本等一度受到殖民统治威胁的国家也如此。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过的民族,如同印度那样,用历史来发明自己,而且往往使用有关他们过去的想象和传说的图景来证明他们现在的合理性。在民族记忆的建构中,历史的学术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论上,学术研究与传说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实际上,不仅在有关西方的历史想象中,而且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想象中,它们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现有的史学史著作存在一个重要缺点,它们过于认真地对待历史的学术性,多少有些偏重于表面价值,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的社会中,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更广泛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当 19 世纪历史的学术研究首先在德国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学科诞生并很快在西方普及,同时也在明治时期(1868—1912)的日本诞生时,历史研究自以为忠于科学的客观性,而实际上是利用它的研究技术去支撑民族的神话。德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在科学客观性的幌子下让 19 世纪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德意志统一取得了合法性;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之所以钻进档案堆,是为法国民主体民族主义做辩护,而日本历史学家利用兰克的考证方法去批判儒家史学,转而又极力支持日本的帝国传统,以推动日本的民族主义。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不应当以忠于事实为他们的目标,但他们也应当认识到自己怀有的偏见。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批判他们对过去所做的歪曲。

这把我们带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学术研究